

“云影院”能否成为“艺术院线”的另类新常态

■本报记者 柳青

影院不开门的日子，为了过个“聚众看片”的瘾头，少则二三百，多则上千的影迷约定于同一个时段在同一个流媒体平台观看同一部电影；电影放完，主创被拉进几百人的微信群，群聊现场成了映后谈；以及，越来越多的影片版权方与视频平台和专业策展机构合作，给现有的片源分门别类、合并同类项，参考各大剧院“定时限时放送剧目视频”的模式，做起线上影展……

“云影厅”“云沙龙”“云影展”的初衷是为应对疫情时期的替代方案，由于影院复工牵扯诸多不确定因素，“云观影”从非常态的权宜之计逐渐变成一种新常态。从私人的“网上看电影”到赛博社群化的“云观影”，诚然是制造一种苦中作乐的仪式感；可是，创作者、观众、版权拥有者和策展方等，不同人群在分享与交流的过程中，实质完成了对流媒体平台内容的再发现。疫情制造了社交隔离，但“在线”又突破了影院物理空间的局限和排片时段约束，线上资源最终在线上空间实现尽可能优化的分享——正是这一点，让“云观影”成为值得延续的新常态，它可以成为商业院线和影展之外的一种重要补充。

在数据海里打捞遗珠

今年立春那天，“和观映像”最先尝试起“云放映厅”，选择的片目是曾入围圣丹斯和柏林影展的《小大人》。“云放映”操作流程不复杂，更像是个约定或召集令，有兴趣的观众能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平台看完全片，免费的，视频链接地址即是“影厅入口”。影片映前播放导演阐述和嘉宾导赏，映后一大群影迷被拉在一个微信群里交流感受。第一场放映的映后群里来了50多个观众，讨论异常热烈。于是，“云放映”的形式确定下来，后一场放《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下午两点的时间段，“影厅”里同时在线的人数竟然过千。此后，固定在特定时段的“云放映”每场能聚拢平均三五百的人气。

“和观映像”的日常主业并不是电影展映，而是影片版权交易。大多数观众也许不



从左至右：《锈与骨》剧照；《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剧照；《春潮》海报。制图：李洁

解，在上海、北京和平遥电影节合一票难求的经典修复片或展映新片，其中有大量通过正规版权交易的流程，被国内流媒体平台购入。在线观看这些影片的费用相当低廉，每部影片花费在3到6元不等，有些甚至是免费的。因为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有许多人苦恼于无法赶赴电影节现场、或抢票苦手而与想看的电影失之交臂，另一方面，大量正规引进后的影片被淹没在流媒体的大数据汪洋里。仅以“和观映像”一家为例，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引进125部电影版权，其中大量是在圣丹斯影展和欧洲三大影展引发过关注或争议的话题级作品，更有来自中亚南亚、拉美和非洲这些“全球南方”，尝试打破欧洲白人视野局限和话语垄断的作品，但这些影片在视频平台上线后，有近一半仍乏人问津，在豆瓣上因为观看人数太少而没有评分。版权方痛心于“酒香巷子深”的状态，通过和高校或

美术馆合作组织“学术放映”的方式，把一部分电影“推”到观众面前，但这类放映的场次和可容纳的观众数仍是有限的。

疫情中断了日常的“推广式”“普及式”的小规模放映，然而在把实体影厅转移到线上时，版权方开始意识到，媒介就是现实，在线上流通的资源要在线上的场域突破用户圈层。部分影迷喜欢强调大银幕观影的视听体验和“仪式感”，但这份仪式感意味着一种地域特权：在外语片配额有限且艺术院线并不发达的大环境下，只有一二线城市影展场合能实现“看大银幕上的小众影片”；甚至，只有北京和上海能做到大型影展与中小型专题影展互补组合的配置，满足影迷“周周有影展，艺术电影看不停”——即便如此，这两个城市的观众仍不免在影展开票时哭诉手慢抢不到。这就意味着，对大部分影迷和对“别样的电影”有着好

奇心的新生代观众而言，能多快好省看到多样化电影的途径恰恰是在线上，而非影院。被疫情“逼”出来的云放映，歪打正着地对现有的线上片源展开了一场地毯式的开掘和再发现——普通观众面对庞杂的片目资源，很可能是茫然的，在这样的境况下，有明确节目策划意识的云影院和云影展提供的片单，既是在大数据的海洋里打捞遗珠，也让观众得到一份按图索骥的选片指南。

优质内容不必计较流媒体和大银幕的形式之争

脱离物理空间限制的“云放映”和“云映后谈”有着直观的优势。

日本女演员树木希林在去世前夕的两部作品《日日是好日》和《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

曾在北京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放映过，200人左右的影厅即便加场也供不应求。这两部影片在“云放映”时，同时在线的人数保持在1000人以上，“映后谈”则是加满了3个微信群（约600人）。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的“科幻矩阵”专题线上影展中，直播间的总流量达到26万人次。这些在实体的影展和影院里是无法操作的。

至于“映后谈”的环节，在常态下经常成了鸡肋，受困于时间捉襟见肘、提问质量参差不齐和主创/嘉宾三言两语词不达意。反而在线上群聊的情境里，这些尴尬被化解——群聊以沙龙的氛围取代随机的一对一尬问尬聊，以及，免除了面对面的压力和时间束缚后，主创能够对着“看不见的陌生人”进入推心置腹的深度交流。比如《春潮》的映后“云沙龙”，导演杨荔钠用了近两小时分享这部作品怎样在漫长的周期里占据了她的人生。

更进一步，在很现实的层面，“云沙龙”极大地降低了主创与观众交流的成本，视频连线取代了路演奔波，减缩时间和经费成本。以尤伦斯艺术中心在端午假期策划的“云上戛纳：梦境之旅”影展为例，四场嘉宾主题交流生动演示两个半球不同时区的创作者们“天涯共此时”，其中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空降直播间最受影迷欢迎。

即便没有疫情带来的剧变，电影业内部也在接受行业结构的转变并形成新的共识：优质的内容不必要在流媒体和大银幕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巴黎、伦敦、柏林和东京这些公认艺术院线系统非常成熟的城市，非连锁的小规模艺术影院普遍面临观众固定化和老龄化的困境。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一位日本的电影学者很坦率地和同行分享，由于排片时间段和影院地理位置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日本的艺术影院正在成为社区中的老年社交场所。

观众在迭代，新一代的观众因为“宅”、因为“社恐”、因为时间碎片化，更愿意也更容易在线缔结社群，那么，追求电影多样化、多元化的艺术院线，完全可以延伸到流媒体。在这个意义上，云上的影院和影展是常规影展的替补，也不妨是新形态的、抵达面更广的“艺术院线”。

上海已列入优秀历史建筑的老厂房50多处，正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一处处独特的都市景观——

梳理文化基因，上海越来越多的工业遗存正在变身时尚人文空间



①②上海制皂厂改建的皂梦空间。（杨浦区新闻办供图）
③1933老场坊。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杨浦滨江新晋网红打卡点“皂梦空间”，色彩缤纷的泡泡出现在不少人周末朋友圈的晒图中，原来上海制皂厂升级为体验中心，保留了97年历史的上海制皂厂原有品牌文脉，也给滨江再添上了一抹瑰丽梦幻的颜色。

近年来，电站辅机厂、新一棉、杨树浦煤气厂、杨树浦发电厂等活化的工业遗存锈迹褪尽，秀色显现。工业遗存是上海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历史的骄傲，据统计，上海列入优秀历史建筑的老厂房有50多处，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工业遗存华丽转型，成为一处处独具匠心的都市景观，激发出与城市底蕴丝丝入扣的独特魅力——既在保留历史，也在创造未来。

工业遗存“蝶变”，保留企业原有文化方能与大众建立情感联系

老厂房的历史承载着不同年代人们的情感记忆。工业遗存的价值再生，不仅在于其在文化艺术改造后带来的商业、观光效益，更在于与身处这座城市的大众建立起的深刻情感联系。那么如何建立人们和工业遗存之间的情感联系？城市更新设计专家、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魏劭农表示，首先需要梳理工业遗存的文化基因，考虑文化的可持续。

上海制皂厂升级的皂梦空间，充分尊重了大众对工业遗存建立的情感。这个蜂花檀香皂、上海香皂、裕华硼酸浴皂的诞生地，装满了老一代市民的青春记忆。如今，走进皂梦空间馆内，一堵镶满各种肥皂模型的肥皂墙、变身艺术装置的制皂用的反应池、以圆形管道连接的馆内空间都足以唤醒人们对于制皂厂的点滴记忆。厂区前方还添置了模仿制皂厂的机械以及泡泡的模样，让原本冰冷的工业风增添了别样的风情。制皂厂的生产车间里的次氯酸钠池和生物转盘池等空间还改造成“白七咖啡厅”，出售肥皂造型的蛋糕。

将老厂房的记忆留存，并非上海制皂厂首创。在这之前，上海第八棉纺织厂和第十七棉纺织厂也在改建的过程中留存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前者改建成的半岛1919是上海具有时尚元素的国际创意园，影视传媒、网游动漫制作、艺术培训机构、艺术家工作室、创意体验中心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项目都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同时，创意园中还保留了棉纺织厂的一些原有元素，如纺织机、传送轨道和钟楼等，以此记录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发展的历史。

有着老建筑独有风格的第十七棉纺织厂如

今改建成了上海乃至全国设施最完备、配套最齐全的专业秀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将纺织文化和时尚元素结合得天衣无缝。可同时容纳800名观众观看时装秀的多功能秀场，可同时供300名模特、工作人员化妆候场的后台……改建后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成为世界顶级品牌发布的首选地，也是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时装周的主场。

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主任章明指出，老厂房的情感记忆和所在场所密不可分，这些老厂房可以反映其本身特点的痕迹保留下来，传承了企业原有文化，“杨树浦发电厂的很多老旧设施被拆除后仍被放在改建后的厂房中发挥新的作用，例如泵坑成为照明系统的支撑物。”

融入周边环境的痕迹和场地肌理，方能塑造美丽街区

一方街头绿地、一丛精致花园、路面的拼色人行道板……漫步这样的环境之中，总让人感觉心旷神怡。人在公共空间的情感，和周边环境密不可分。工业遗存改建，说到底是为城市、为市民服务，对此，章明指出，老厂房改建，需要考虑“在地性”，每一栋房子都有其存在的场所，不仅要针对工业遗址本身进行改造，还要将周边的环境共同提升。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魏劭农也表示，工业遗存在改造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和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

昔日的杨浦滨江南段，占据了江边40米宽100多米长的地带且已废弃的烟草公司机修仓库外形方方正正，带形高窗、瓷砖贴面，不但在视觉上中断了城市与滨江的联系，也中断了这个区域规划新增道路的通行。章明团队在项目改造设计过程中，并非只聚焦仓库本身，而是考虑到长达5.5公里的杨浦滨江整体的情况——采用削减的方式，将仓库的体量中心掏空并设置了双螺旋的景观盘梯，整个双螺旋楼梯通过清晰可读的建构方式，形成框架体系中竖向的漫游线索，连接五层各自向南北两头悬挑、伸出8米的环形游廊，这样一来，城市、江岸、游人、航船、水浪、风雨、晨昏都组织到景观体系之中。

如今改造后的仓库脱胎换骨成集市政基础设施、公共绿地和公共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滨江综合体——绿之丘。建筑中庭楼板进行了格栅网处理，梯级状绿化平台拥有最为充足的日照，保证各类植物茁壮成长。绿之丘在设计上通过垂直划分道路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置立体绿化等手段，打通了城市与滨江的阻隔，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穿梭和漫步。

“工业遗址周边环境会有很多历史痕迹和场地肌理，和建筑本身息息相关”，章明表示，老厂

房的保留并非“孤立地保留”，而是和周边环境一起再造。改建后的绿之丘不仅是“对历史、环境和行为的回应，也是对生态的回应”。

新中国第一支股票的诞生地——武夷路上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老厂房即将变身成为16000平方米的艺术文化中心。1984年在武夷路174号正式开业的飞乐音响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证券部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10000股，成为“新中国第一股”。如今，武夷路的飞乐音响公司的老厂房地块的最新规划图上，飞乐老厂房结合部分新建体，将打造一座多功能文化活动空间，为周边企业和社区开展体育、文化项目提供平台。有专家建议，改造过程中需要将武夷路一侧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以及独特的建筑风格考虑其中，在保护老建筑外观的同时向内部注入新的功能，同时将开放空间还给城市，提升城市街道界面的空间品质。

相关链接

由厂房仓库、货栈码头改造的网红地标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1.5万平方米，内部最高悬挑45米，高达165米的烟囱既是上海的城市地标也是一个特别的展览空间。它由原南市发电厂主厂房改造而来，见证了上海从工业到信息时代的城市变迁，也择别了对能源无度攫取的过去。

■1933老场坊：这个在英国设计师巴尔弗斯雕琢下将建筑工艺与工业生产工艺完美结合的现代化宰牲场，曾经每天宰杀500头羊、300头牛和100头牛犊，生产130多吨各类品质上乘的肉食，关系着上海全市人口的肉类供应。如今，这栋充满古罗马巴西利卡风格的建筑早已华丽转身为融时尚发布、创意设计、品牌定制、文化求知、创意休闲为一体的创意生活体验中心。

■船厂1862：1862，这是昔日的船厂名字，也是船厂的建成之年。2005年，船厂整体撤离，其中船台原址和最靠近黄浦江的上海船厂造船车间作为历史遗迹留存下来。在日本设计师隈研吾的设计改造下，船厂1862最终形成一个26000平方米的时尚艺术商业中心，其中涵盖了约16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艺术商业空间以及800座的中型艺术剧院“1862时尚艺术中心”。华丽升级后的船厂先后举办多场高端、有艺术格调的活动、演出以及展览。